

沒有休止符的戀曲

錢學森的感性生活

● 余方德（大陸作家）

前言

余方德先生閱讀中外雜誌三四五期康寧所撰「錢學森傳奇」，深感意猶未盡，並提出指正：如錢學森應為浙江杭州人，而非江蘇無錫人（錢偉長則是江蘇無錫人）。余先生到北京採訪錢三強時，曾採訪錢學森，因此特別撰寫〈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的感情生活〉以饗中外讀友。

凝聚心血導彈試驗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凌晨，寂寥的戈壁灘朔風凜凜。天亮得很早，碧空無際，萬里無雲。就在這一天，這裡矗立起一座豐碑。一枚液體燃料地對地導彈像一座方尖碑屹立在大漠之中。

這是中國專家研製的第一枚彈道導彈，它凝聚著錢學森和他的助手們整整兩年多時間的心血！

這個新生兒的誕生，標誌著中國航天事業實現了零的突破！

試飛就要開始了，錢學森與聶榮臻並排坐在一起。他望著導彈發射架，心情無法平靜下來。

七、八年過去了，錢學森又回到了火箭試驗臺前。然而那是在美國的帕薩迪那，面對的也只是一座地面試驗臺，其規模不能與今日的飛行試驗相提並論。那時候他心裡總有些憋悶。儘管科學技術無國界，但這有悖於他為國效力的初衷，他的血汗應該灌注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那時候他便想過，在美國搞試驗僅僅是一種學習。甚麼時候，我能在美國學得的本事，用於祖國呢？現在夢想終於成了現實，錢學森的心能不激動嗎？錢學森是此次試驗的技術上最高負責人，是以張愛萍為主任的導彈試驗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

畢竟是第一次啊！這樣的飛行試驗實際上錢學森也從沒有經歷過。他心潮湧動，興

奮中顯得有些擔心與不安。

歷史時刻鳳凰躍起

警報拉響了，各種加注車輛紛紛撤離發射陣地，一切發射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

然而，錢學森的心也隨著警報器的響聲更加沉重起來。

這天上午九時零二分廿八秒，一個值得永遠載入史冊的時刻來到了。

隨著一聲震徹戈壁的春雷般的巨響，一股橘紅色的火焰從發射架下端向四週噴射而出，火焰四週立即籠罩了團團霧氣。這場面是那麼壯美，那麼輝煌！

轟響聲在持續著，並且越來越大了，火焰更加熾烈，煙霧更為彌漫。就在這不經意間，中國研製的第一枚火箭就像一隻金鳳凰，驕地從火中躍起，拖著橘紅色火焰編織成的尾巴，垂直冉冉上升，向藍天飛去。

火箭越飛越快，忽然向西拐彎了，很快只剩下了一個小亮點，藍天空留著一道乳白

色的痕跡。

火箭已經遠去，小亮點也消失了，連視力最好的人也看不見她的蹤影了。但發動機轟鳴聲仍久久地在大漠上空迴盪。

錢學森從發射指揮控制室的座位上緩緩地站了起來，但他的一顆懸著的心仍沒有放下。「火箭命中目標！」終於，彈著區傳來了解振奮人心的喜訊！

這時的時間是九時十分零五秒。這七分卅七秒鐘的時間好長啊，似乎等了一個世紀！但終於等到了！

一種巨大的喜悅籠罩了整個試驗場，歡聲雷動，經久不息。錢學森興奮地擁抱著走過來的每一個人：聶榮臻、張愛萍、陳士渠等等。

這個經歷過許多成功而又寵辱不驚的科學巨擘從來沒有如此激動過，他淚花飛濺，這是成功的淚、喜悅的淚、如願以償的淚！

這枚代號叫「東風一號」的火箭全程飛行五五〇公里四〇七米，歷時七分卅七秒。它完成了一個歷史性的使命，它為中國科學技術史譜寫了新篇章！

東風二號圓滿成功

時光飛逝，歲華如水，一轉眼又四年過去了。

一九六四年六月廿九日上午七時，修改後的「東風二號」中程導彈又重新矗立在酒泉靶場的發射臺上。

各項儀錶和整個系統經過反覆測試，表明性能良好，全彈處於待發狀態。

錢學森作為發射現場最高技術負責人與現場總指揮張愛萍併肩站在發射場的指揮室內，充滿信心地靜候著莊嚴時刻的到來。

地下控制室內靜穆莊重。經歷了曲折後的人們沉著鎮靜，不再像上次那樣冒冒失失的了。

突然，兩顆綠色信號彈劃破晨空。

「點火」！

隨著一聲響徹大地的巨雷，導彈騰空而起，扶搖直上。它噴著長長的火舌，按預定的彈道向目標飛去。

在北京總部，中央領導同志很快接到了現場總指揮張愛萍打來的電話：

「『東風二號』地對地導彈，經錢學森等科學家共同努力，於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時五十分正式發射。發射很成功，很順利！」

接著，七月九日、十一日，又連續發射兩枚「東風二號」，均獲圓滿成功！

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人們不會忘記，當人們因失敗而情緒消沉不能自拔之時，是錢學森院長那一席至關重要的講話振奮了人心，兩年來又是錢院長帶領大家百折不撓攻關奪隘才取得了節節勝利！

至此，中國航天技術的基礎可以說已經牢固地建立起來了。它宣告了蘇聯扼殺中國

國防尖端技術的圖謀徹底破產！

「東風二號」的發射成功是一個里程碑。它開啓了中國航天事業的勝利航程！

在這樣的時候，錢學森當然也是很高興的。但在成功面前，他還是那副微微的笑樣子，十分鎮靜，就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那樣。

錢學森像沒事一樣，但他遠在北京的妻子蔣英卻急壞了。因為這位深深戀著丈夫的名將之女，已有三四個月沒有見到丈夫了，不，她感覺已有好幾年沒有見到丈夫了！她真的十分想他，思他，戀他，她不能忍耐自己的親人長期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她那火樣的戀情炸開了理智的閘門，她找到領導，像一個天真的孩子賭氣似的質問：「錢學森到哪裡去了？連封信也沒有！這麼長時間！他不要我了？不要孩子了？也不要這個家了？那我放一把火，把這個家給燒啦！」是的，每一支火箭的發射，每一顆導彈的成功，每一個衛星的上天，都凝結著錢學森和廣大科技人員、廣大官兵的心血和智慧，也飽含著家屬親人的許多眼淚和委屈。

心有默契譜出戀曲

蔣英是蔣百里的第三個女兒。蔣百里是早期中國著名軍事理論家，浙江海寧（硤石）人，年輕時東渡日本學習軍事，由於成績優異，震動日本朝野；後西行德國深造，顯露出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被當時的德軍統

帥稱為拿破崙所預言的「東方未來的傑出將才」。蔣百里一生為中國的國防建設，祖國的統一、富強。奔走於大半個世界，殫精畢力，是中國早年卓越的軍事使節，亦是抗日戰爭時期文壇健將。除軍事外，他對哲學、歷史、經濟、文藝，乃至佛經、書法，都頗有研究。他與中外文人多有交往，如徐志摩、泰戈爾、蕭伯納、艾姆海斯、杜威、羅素等。母親蔣左梅是一位日裔醫生、溫柔、善良而又明理、剛強。在幾十年流離顛沛的日子裡，她始終支持蔣百里的工作，鼓勵他與各種厄運頑強抗爭。她生了五個女兒，人稱五朵金花：蔣昭、蔣雍、蔣英、蔣華、蔣和。蔣英是姐妹中最漂亮、最活潑的一個。

錢學森是浙江杭州人，蔣英是浙江海寧人。兩人相識於童年。蔣英是父親蔣百里與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當年在杭州求是書院學習時是同窗，且志趣相投，兩人結為摯友。後來，他們同赴日本留學，蔣百里學習軍事，錢均夫學習教育、地理、歷史，兩人一文一武，立志回國後，為振興中國而獻身。蔣英三、四歲時，活潑可愛，又會彈琴、唱歌、跳舞，像個小天使，惹得僅有一個獨生子的錢均夫夫婦愛不能離，說盡千言萬語，硬是要蔣英過繼到錢家，做自己的親閨女，改名錢學英。

蔣英本是蔣百里的掌上明珠，但是為了讓好友分享擁有女兒的歡樂，便讓奶媽陪著小蔣英住到了錢家。

錢學森當時十二、三歲，剛上初中，寬額頭濃眉大眼，高鼻樑，文質彬彬，聰明而有靈氣，他從不死讀書，學習成績總是特別優異，他興趣廣泛，多才多藝。他那靈巧的雙手能做出各種標本、模型——小花鳥、小蝴蝶、紙飛機、木輪船，皆栩栩如生，精巧別緻，擺滿了桌子。他還會講各種新奇的知識和有趣的故事，小蔣英童年時覺得哥哥無所不知，特別偉大。和他在一起，就像一直在唱一首甜蜜的歌。

有女不愁長。蔣英一轉眼就十五歲，上了中學，成了花朵似的姑娘了。錢學森從上海交大畢業後，考取公費留學，準備赴美。臨行前，蔣百里來到錢家送行。他特別興奮，因為他認為，中國的國防強大必須發展航空工業，而中國苦於沒有此等人才。錢均夫也認為單純搞教育，難以救中國，兩個至交把希望寄託在他們共同擁有和熱愛的兒子——錢學森的身上。蔣百里對女兒蔣英說：「再給哥哥彈彈琴聽吧！」蔣英當時對錢學森已不是「兩小無嫌猜」，她彷彿已意識到雙方父母的用意，不由得低下頭，兩頰緋紅，慢慢坐到鋼琴前，用纖細、靈活的小手，彈奏了一首莫扎特的C調奏鳴曲。樂曲開始時，明亮而歡快，像是在回憶他倆兒時共同嬉戲的歡樂；隨後，是如歌似水的抒情旋律，表達了少女純真的戀情。

兩人分手時，錢學森偶然發現：蔣英眼眶裡噙著淚水。他的心動了幾動：她留戀我

哩！在自己孑然一身前往太平洋彼岸時，在我養我的中國，在距離故鄉不遠的上海，居然還有這麼一顆純潔的心在依戀他、愛慕他、關注他。他感動了，覺得週身血液沸騰，彷彿前邊就是有刀山火海，他也不怕。當然，他還不完全懂得這就是愛，當時他也不能愛。但從此，他心中便有了這首戀曲。

錢學森和蔣英分手了。他（她）們沒有許諾，沒有海誓山盟，但他們有父母雙方的心願，有心靈的默契。

久別重逢考驗愛情

錢學森到美國留學，在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取得碩士學位後，一九三六年，就受到加州理工學院力學大師馮·卡門教授的賞識，成為其得意門生和助手。馮·卡門教授教給錢學森從工程實踐提取理論研究對象的原則，也教給他如何把理論應用到工程實踐中的科學方法。並在經常的學術活動中，給錢學森提供鍛煉創造性思維的好機會。他們共同提出了「馮·卡門—錢學森公式」。錢學森在火箭等航天技術的研究上卓有成就，被推薦為美國航空噴氣公司的技術顧問和美國空軍的科學諮詢團團員。一九四五年五月歐洲戰爭結束前夕，他曾隨團到歐洲考察英、德、法等國的航空研究狀況，特別是法西斯德國的火箭技術發展情況。一九四六年暑假，錢學森自加州理工學院又轉回麻省理工學院繼續任教，專門教空氣動力學專業的研

究生，為該院最年輕的一位終身教授，時年卅六歲。這是中國人的驕傲。

蔣英去西歐留學，時間是一九三五年。

蔣英先在柏林音樂大學聲樂系學習，師從著名男中音海爾曼·懷森堡教授。在柏林期間，她還研究了德國的歷史、燦爛的音樂藝術與文化。萊辛、席勒、歌德、海涅等人的詩歌，巴赫、貝多芬、舒曼、門德爾松、勃拉姆斯等人的樂曲，把這位美麗的姑娘引入崇高的藝術殿堂。

一九三九年，她在柏林音樂大學畢業的前夕，從戰亂中輾轉來到瑞士陸山音樂學院研究生班繼續深造。在瑞士，蔣英師從慕尼黑音樂教授，著名瓦格拉歌劇專家艾米·克魯格，學習德國藝術歌曲和表演。

經過多年苦練，蔣英不僅鋼琴彈得流暢美妙，而且在聲樂表演上，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尤其擅長大歌劇的表演。她聲音洪亮，音量控制適度、自如，是不多見的女高音，也是早期在世界樂壇上為中國爭得榮譽的歌唱家。

戰爭稍稍緩和以後，蔣英來到英國。當時的英國雖已傷痕累累，但倫敦仍不失為西歐文化薈萃的中心。莎士比亞、狄更斯的作品，對英國乃至世界文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蔣英在這裡，以頑強的毅力刻苦攻讀，從世界文藝的海洋裡汲取豐富的營養，為自己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和藝術功底。

錢學森和蔣英都是絕頂聰明的人。人越

聰明、越會克制自己，但也越需要愛情，需要真誠、純潔、成熟，但卻能持續長久的真正愛情。

一方赴美，一方去歐，路遠地遙，天各一方。由於戰亂，錢學森和蔣英雙方失去聯繫，而且長期音訊全無。各自都走過不少地方，結識過不少朋友，嚐盡了戰爭的苦難，但這童年和少年時期天真的兄妹友情，她們臨別時的心的戀曲，始終深深地珍藏在兩個人的心中，特別是每當哼起那段樂曲時，總是勾起無限思念之情。他們的愛情經受著長期分別、分別到雙方幾乎都忘記對方的聲容笑貌的深刻考驗。但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直到一九四七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漸漸消散，地中海的水雷排除之後，他們才得以相約回國重逢。

一九四七年夏，他們在上海相遇時，倆人已整整分開十二年有餘了。錢學森已過而立之年，顯得更加英俊、成熟、穩重，蔣英也變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但兒時家居的嬉戲光景宛如昨日，十二年天各一方，隻身在外艱苦奮鬥，嚐遍了人生酸甜苦辣。久別重逢，自是有許多話要說。然而，錢學森按照多年來形成的理智而科學的判斷，覺得與蔣英結婚是天作之合，說來說去，不如結了婚再說。因此，好像不需要再商量，便直率地對蔣英說：「怎麼樣？跟我一起走好嗎？」

錢學森終於「彈」出了心中這蓄積已久、醞釀成熟的「戀曲」了！

風雨同舟終生相伴

蔣英心中的愛，應是一條清純的溪水，裡面應該有潺潺流淌的笑聲，有五彩繽紛的風景，有朦朧而浪漫的雲霧。而絕不像錢學森那樣，粗獷、直率、猛烈，像奔騰的大海。是的，錢學森就是一個大海，海是猛烈烈的，也是遼闊的，蓄積著一種排山倒海的力量。

蔣英被錢學森一排愛情的大浪衝昏了！是的，儘管他和他是兒時的伙伴，他是她心中的偶像，他萬里迢迢回來與她相會，原本就是想傾訴一下心中的柔情、心中的思念、心中的追求。但兩人見面了，心中有那麼多的話都沒說，一句柔情蜜語都沒有，卻是一陣排山倒海的大浪，一句要人命的話：「跟我一起走好嗎？」她的方寸全亂了，不得不反駁一般地拒絕說：「我不跟你走！我在國外十二年，有多少話想給親人說，現在剛到家，你就讓我跟你走，那不行！」說這話時，她真想捂起雙眼大哭一場。

但是真正的愛，就像花兒要開放一樣，是無法不讓它拋擲吐蕊的！何況，蔣英是那麼思念錢學森。

夜晚，她老是輾轉反側，久久也不能入睡。是的，錢學森是一個大海，他有大海深邃淵博的思想，豪放明快的追求、寬闊熾熱的情懷。蔣英的拒絕，他似乎並沒放在心上，因為他愛她，深深地愛她，非她不娶。他

也知道她也喜歡他，否則，她不會拒絕幾個很有身分、很有才氣的追求者。過了幾天，他仍是那副逼人的進攻的鋒芒，那種氣概，更為簡單、更為明確地問道：「怎麼樣？想好了沒有？咱們結婚吧？結好了一起走？」

蔣英感到一種瘋狂的力量在搖撼她的心，在融化她心中的柔情。她不敢看他，只得抬頭看天，祖國的天空是熾烈的、透明的、無際的藍天！她想，這個錢學森真是個特殊的人，嶄新的人！他有藍天般的胸襟、藍天般的事業，他應該是她的靠山、她的未來。她和他之間早就縈繞著難以割捨的姻緣，這不就是驚天地泣鬼神的愛情麼？不就是最真誠、最成熟的愛情麼？

山間最清靜的小溪，也會經過九曲十八灣流向沸騰的大海……

她終於將自己柔軟的身子靠在錢學森的胸膛上，決心與他風雨同舟、終生相伴，為他在科學技術上取得更大成就而犧牲一些自我。

不久，在錢學森父親錢均夫的主持下，錢學森和蔣英在上海舉行了隆重的婚禮！婚後不久，兩人先後去了美國。

蔣英告別國內親人，到達美國以後，日日堅持練聲、彈琴，本希望在美國能登臺演出，一展其才，遺憾的是未能如願。不過，由於她秀美大方、活潑熱情、又會英語，所以每次留學生聚會或參加外國朋友的酒宴時，她總是像一個快樂的女神，用歌聲、笑語

和幽默的戲劇性舉止給大家增添不少歡樂，受到大家的歡迎。自然，也給錢學森帶來從未有過的幸福與溫暖。

此後錢學森更加專心致志地研究，常常夜以繼日。一九四八年前後，他被推選為全美中國工程師學會會長，一九四九年秋他又回到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噴氣技術，主持新的推進技術的研究，兼美國航空噴氣公司技術顧問。他當時對發展核能發動機的可能性深感興趣，並寫出關於核火箭技術的出色論文，被當時美國科學技術界稱為「驚人的火箭理論」。

應用妙計離美返國

錢學森非常熱愛他的祖國，他在美國潛心學習、研究航天和火箭理論，都為了想為祖國富強、為人民做點貢獻，但天有不測風雲。一九五〇年二月，正當他們準備回國之際，美國掀起了狂熱的麥卡錫反共浪潮，加州理工學院也受到衝擊。誣陷、迫害終於落到錢學森身上，美國政府竟無理決定取消錢學森繼續參加軍事機密研究的資格，並在錢氏一家剛要出發回國之際，將錢學森冠以「中共間諜」，將其逮捕，關押在特米那島上一個拘留所裡，迫害他、折磨他，使他在拾幾天內，體重就下降了三十磅。後在加州理工學院師生及美國各界人士的營救下，才跨出拘留所被軟禁起來，時間長達五年之久。蔣英為了讓錢學森擺脫監視，她在浴室裡放

一張沙發椅，讓錢學森坐在那裡繼續專心科研，而自己則守在門外，看書、聽音樂、作為保衛和掩護；為了使丈夫和孩子不發生意外，她不敢僱保姆，默默地承擔起全部家務。只是為了不荒廢所學，仍然在家裡堅持聲樂鍛鍊而已。她用甜美的歌喉為他唱歌，她用清泉般的琴聲滋潤他乾涸的心田，她為他講述歌劇中的英雄與磨難。當孩子們入睡以後，他們共同欣賞貝多芬、莫扎特的交響曲，感受那與命運頑強抗爭的偉大呼喚，聽取那把苦難留給自己、把歡樂送給人間的美妙旋律。正如貝多芬所要證明：「音樂是比一切智慧和哲學更高的啟示。」錢學森在蔣英和音樂的感染下，雖身陷囹圄，有國歸不得，仍抑制住滿腔憤恨，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緊張的研究與著述中，寫出了《工程控制論》、《物理力學》。一九五四年在美國正式出版，開創了一個嶄新的科學技術新領域。他們天天想動身回國，但是周圍的特務卻盯得很緊，最後，還是蔣英想出了一條妙計，一九五五年六月，他們開始實施計劃。那一天，驕陽似火，蔣英帶著兩個孩子，伴著錢學森假裝到街上閒逛，避開特務的盯梢，迅速溜進附近的咖啡店，他們邊喝咖啡，邊哄孩子說笑，錢學森借機迅速用筆在一張小香煙紙上寫道：「阻礙回國的文件一九五五年四月已被取消，但目前仍身陷囹圄，請求新中國人民政府幫助返回祖國」等字樣，由蔣英機智靈敏地投入了咖啡店門口的信箱

裡，寄往比利時的姐妹家，請他們迅速轉給父親的世交陳叔通先生。陳先生接信的當天，就將這張重要的「小紙」送到周恩來總理的手中。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日內瓦中美大使級會談。王炳南大使在周總理的授意下，以錢學森的親筆「小紙」為根據，與美方進行談判和鬥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發出呼籲，終於迫使美國政府允許錢學森離美國。

重大貢獻震撼世界

美國麥卡錫主義者誣陷錢學森為「共產黨間諜」，又設置重重障礙阻撓錢學森回國。究其原因，是他們看到反法西斯戰爭期間錢學森在航天技術等方面的無與倫比的才智。當時的美國海軍次長、錢學森在美國朋友之一——丹·金波爾將軍乾脆說：「我寧可把這傢伙槍斃了，也不讓他離開美國，那些對我們來說至為寶貴的情況他知道得太多了，無論在哪裡，他都抵得上五個師。」長期軟禁，是為冷凍他的科學知識。美國人還有最厲害的一手，沒收了他在美國二十年嘔心瀝血積累起來的全部科學技術資料、書籍和筆記。錢學森對此十分憤慨。他們認為錢學森被冷凍了五年，又不准他帶片紙隻字回去，僅憑腦袋記憶，又有甚麼作為？美國人錯了，他們「錘鍊」了錢學森的愛國心，培養了他驚人的記憶能力。他一到北京，就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和歡迎。當中國軍事

工程學院院長陳賡見到他時，二話不說，開門見山地問：「中國搞導彈行不行？」這是錢學森二十多年的夢想，他滿懷信心地說：「行！外國人能幹的，中國人為甚麼不能幹？」陳賡高興起說：「好！我就要你這一句話！」錢學森確是個天才，他憑著驚人的記憶，把在美國二十年所學到的東西，一一回憶出來，重新整理、運用。自此，他在自己的國土上開始了從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的生涯。

一九五六年二月，在周恩來總理的鼓勵下，錢學森向國務院提交了關於《建立中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提出了建立中國「國防航空工業」的總體設計、組織草案、發射計劃、具體步驟，以及優秀的高級技術人選等。同年三月十四日，周恩來親自主持中央軍委會會議，請錢學森發表對於在中國發展火箭、導彈和航空航天的意見。大廳裡空氣嚴肅而凝重，個個聚精會神。待他講述之後，周恩來詢問在座的人有何意見。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各抒己見。最後，周恩來站起身來斬釘截鐵地說：「我們就照錢學森的意見去辦！」同時，決定由周恩來、聶榮臻和錢學森等籌備組建導彈航空科學研究的領導機構——航天工業委員會。不久，錢學森任航天工業委員會導彈管理局總工程師、火箭導彈研究院院長等職。在他回國一周年的日子，開始為新中國一五六名大學畢業生講授《導彈概論》，培養第一批年輕的航天

技術幹部。其後他歷任第七工業部副部長、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院長、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職。火箭、導彈真正的發射試驗基地在西北人跡罕見的大沙漠。為了火箭騰飛、導彈上天，錢學森經常穿行奔走在風沙迷漫的大西北，冒著狂暴的黃沙風，頂著火辣辣的烈日，在現場與科技人員一起風餐露宿、日日夜夜地研究解決許多重大的科學技術難題，一幹就是幾個月、半年不回家。為了保守軍事機密，他常常不得不與蔣英不辭而別，而且不能通信，連捎個口信也忌諱。錢學森學習周恩來對鄧穎超的榜樣，對蔣英平日也隻字不提火箭、導彈，組織紀律觀念很強。蔣英曾回憶說：「那些年，他甚麼都不對我講，問他在幹甚麼？不說！有時忽然出差，到哪兒去？不說！去多久？不說！真是急死人了！」但她為了支持丈夫的偉大事業，還是忍受住了許多委屈、許多難以忍受的突然離別、長時間不知他下落之苦。

回國後，蔣英在中央實驗歌劇院擔任藝術指導，並登上了中國的舞臺。為了滿足廣大工農群眾的要求，她和演員們一起到大西北偏僻地方巡迴演出，也逐步學會了中國民歌、昆曲京劇和京韻大鼓，扮演各種角色。每次登臺，她總是喜歡請自己的知音——錢學森去聽，去欣賞、請他評判。後來，為了照顧錢學森的生活、避免她東奔西顛，領導安排她到中央音樂學院聲樂系、歌劇系擔任領導並任教。她挺高興，精心地照顧錢學森的

生活，倆人互敬互愛，生活幸福，而且一九九七年將是他們「金婚」紀念日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聶榮臻親自指揮，錢學森技術總負責，在酒泉發射第一顆近程導彈成功，成為中國軍事裝備史上的轉折點。接著，一九六四年六月廿九日，中國第一顆自行設計的中程導彈飛行試驗又獲成功。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七日，錢學森協助聶榮臻，在酒泉領導用中程導彈運載原子彈的「兩彈結合」飛行試驗成功，原子彈在預定點爆炸，標誌著中國終於有了自衛的導彈核武器。一九六五年初，錢學森正式向國家提出報告，建議早日製訂中國人造衛星的研究計劃並列入國家任務，得到中央專門委員會的批准。

此後，錢學森為人造衛星的昇天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關，幾度風雨、幾經動亂，直到一九七〇年四月廿四日，在周恩來的關懷下，錢學森、李福澤、任新民等和廣大科技人員，把衛星成功地送上了太空，向全世界播送出清脆、優美的樂曲，迎來了新中國航天時代的黎明。

外國驚呼，中國這種閃電般的進步，好像「亞洲上空一聲巨雷，震撼了全世界！」國內外不少書籍、報刊、電臺紛紛發表評論，盛讚錢學森是中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的塔尖、讚揚他為中華民族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歸鄉驚客夢

孫樹模著 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

本書係名作家孫樹模先生憶說世事滄桑道盡歸鄉感遇情節的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有：古月今城兩面觀、廢園舊事知多少、四載逍遙恨事多、人生長恨水長東、金色年代、大學中的人情味、漫談國文試題、家教何價、門高與不夜、開學期中話選系、落榜、讀書之樂樂何如、羅漢與仙女、綠川細語、看電影、感情的債、雨珠、談總管、午餐問題、鞠躬盡瘁話廷榴、活彌勒——江老、碧海青天菩提心、一簾幽夢在人間、夢斷天涯、美國斐城風光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並附精美彩色圖片二十餘幀，是大專在學同學的優良課外讀物，是年長者的「回想錄」，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書款交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